

人间

老爸看病

于心亮

村南边的河湾边，来了一群大雁，把我地里的麦苗给啄了一些。有人告诉我爸，我爸说：“吃点就吃点吧，等开了春返了青，麦苗就又长出来了。”但我家的老黄狗不太好说话，它带领着村里的狗儿们斗志昂扬地去打了几个冲锋，结果均大败而归。父亲说大雁胜之不武，飞在半空中噤里啪啦往狗身上拉屎，这谁受得了？

我打算去撒些苞谷粒喂大雁。我爸说：“你不要随便去投喂，大雁一旦形成习惯缺少了警惕性，对它们来说不是件好事儿，古人云，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我觉得我爸说的有道理，就站在村边远远地去观望，心里想着要不要发个朋友圈。此时我妈大声喊我，说老母鸡被狗咬死了，让我回去打狗。我爸皱着脑门子说：“你妈成天价，就事儿多！”

我问老母鸡真被狗咬死了？我妈说：“没有，我不找个理由，你爸哪舍得吃个鸡？”我妈做了老母鸡炖蘑菇，蘑菇是我妈秋天去山林里采摘的松菇晒干泡发的。我爸不吃，说对松菇过敏。母亲哼了一声说：“你什么时候对饭过敏就好了！”我爸说我妈：“你这人哪都好，就是说话不中听，成天塞人耳朵眼儿！”

吃完了饭，我跟我妈说，回来看望你们，不用这么高标准的招待，我是你儿子又不是外人。我妈说：“美得你，我是因为你爸身子骨受了凉才做的老母鸡炖蘑菇。”我问怎么回事？我妈说：“前些日子冷，一只大雁在冰上冻住了，你爸去救，结果掉水里去了。”我说我爸咋这么不小心呢？我妈说：“那些大雁误会你爸了，一股脑去啄你爸……要不黄狗能那么记仇么？”

我还是挺担心，把躲在厕所里咳嗽的老爸喊出来，带着他去医院做检查。我爸说：“就我这体格，铁打的，能有毛病？”我说：“那你咳嗽什么呢？”我爸说：“我是让鸡骨头卡着嗓子眼了。”我说：“那更应该去医院看看了，别啰嗦，赶紧走！”

我爸还是不肯上车，害怕我花钱。我骗他说：“单位里发了体检表，我上次查过了，这次给你查查。”我爸这才同意上了车。到了医院，我偷偷交了费，给我爸做了一遍体检，没啥特别的毛病。我偷偷让医生跟我爸说得严重点儿，比如今后要注意戒烟戒酒什么的。

回家的路上，我爸开心地说：“看看咱这体格，铁打的吧？”我说：“医生说的话，你没听见？”我爸说：“但凡是个医生，都会这么说！”我木着脸开车。我爸说：“你等以后再有了查体表，给你妈也查查……如果查出什么毛病来，让医生说点好听的，你妈小胆儿。”

老远就看见我妈拿个扫帚站在街门口在装作扫地，我爸坏笑着说：“担心我了吧？唉，医生说啊，我这病用不着治了，让你以后每顿都做些好吃的来伺候伺候我就行了……”我说：“你不是说我妈小胆儿不要吓唬她吗？”我妈拿眼睛剜

我爸：“我当然知道你爸身体没毛病，要真有毛病他才不会这么说呢。你爸这熊玩意儿从来都正话反说，我不知道他？”

等我爸钻草棚去翻找什么的时候，我妈还是忍不住偷偷问我：“你爸真没毛病是吧？”我说：“除了血压高点，没啥。”我妈说：“血压高不算病，我也血压高呢！我们这岁数谁不血压高？”我木着脸去帮我爸翻找农具，我爸就走出去跟我妈说话，他俩耳背以为说话声音小我听不见，其实我听见了。我爸说：“你儿子背着我偷偷花了钱，以为我没看见，其实我看见了。”我大声喊：“其实没花多少钱，不到两万。”我妈说：“还两亿呢，要也不给！”

我帮我爸翻找出一些破损的农具，我爸扔三轮车上就要出门。我问去哪儿？我爸说：“村里来打铁的了，去修修。”我说：“我怎么没听见？”我妈说：“一直在叮当响，你怎么听不见？”我跑到平房顶上去听，果真听见了打铁的声音。我说：“妈，我爸和你的耳朵是不是真聋？”我妈说：“你说什么？大声点，我看不见！”我说：“你长得漂亮。”我妈说：“滚！”

结果天快黑了，我爸也没回来。我妈让我去找。我寻着声音找去一看，看到我爸正热火朝天地帮着铁匠抡铁锤。我说：“你怎么还亲自上手了？”我爸开心地说：“多少年没抡铁锤了，这一回，让咱好好过过瘾！”修好了农具，我爸带着一头汗骑着三轮车回家，我紧跟着叮嘱他，他不听：“我这铁打的身子骨，掉冰水里都没事，还怕个球，嘿嘿！”

我爸嘿嘿了没多久，当天晚上就发了烧。我妈又是熬姜汤，又是冲感冒颗粒都不管用，没办法打我电话：“儿啊，你回家了吗？”我说：“快了，再过几分钟就到楼下了。”我妈说：“儿啊，要不……你再回来趟，带你爸去医院看看？”我说声好，调头就赶紧往回开。

到了老家以后，听见我爸正在训斥我妈：“你这个破嘴就是不值钱，你给咱儿子打什么电话，谁还不感个冒？我躺几天就好了，就我这铁打的身体！”我急忙拦住说：“咱们赶紧去医院看看，要挂吊瓶咱就挂个，要没大毛病咱就拿点药回来吃，这都腊月底了，你还不想过个安稳年？”我爸一听说：“别啰嗦了，要去医院就麻溜走，你哪来这么多话？”

我妈也想跟着去医院，我劝住她。我爸也说：“你看好家，别进了贼。”我妈说：“现在哪有贼？再说有大黄狗呢。”我爸说：“我说话不好使是不是？”我说：“爸，你都烧成这样了，还发什么威风。”然后赶紧开车上路。我爸还嘴硬：“我救大雁掉冰窟窿里都没事……”此时我妈打电话给我：“儿啊，方才我在你衣裳兜里偷偷放了两千块钱，要是你爸看病不够，你就先垫上，回头妈去银行取了钱再还你……”我想安慰一下我妈，可眼泪刷地就掉了出来！

父亲的辣菜

赖玉华

父亲打的辣菜总是令我回味。每到开坛那天，筷子尖挑起一丝琥珀色的辣菜，那股熟悉又霸道的辛香直冲鼻腔。父亲今年八十多了，这口辣，他为一家人打了整整五十年。

过节前，父亲会雷打不动“打辣菜”，将卡其色的陶坛洗得发亮，再取出齿已磨浅的老式礮床。他坐在小凳上，腰微弓着，左手按着事先浸泡好的辣疙瘩，右手一下一下推动。礮板声“唰、唰、唰”，不快，却稳当得让人心安。我忽然注意到他的手，那曾经轻易就能把我举过头顶的手，如今皮肤薄得像蝉翼，淡青色的血管微微凸起，还有些许老年斑。但动作依然精准，擦出的丝细而均匀，落在盆里，雪白水灵。

辣菜丝要先用盐杀水，父亲的手在盆里翻拌，指节有些粗大，动作却轻柔得像在安抚什么，然后加糖、醋、花椒。“醋”务必用老酱油门市装的散装醋，他总这么说。

热米醋淋下去的瞬间，“滋”的一声，辛辣的气息轰然而起，直冲眼眶。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分不清是呛的，还是别的什么。父亲却笑了，眼角皱纹深深，怜惜地说：“还和小时一样，一点辣都受不住。”

儿时的我，被这味道呛得满屋乱跑；少年时的我，赌气说“再也不吃这么冲的东西”；离开家时，行囊最深处，却默默放着他塞的那罐辣菜。每次开罐，那股横冲直撞的辣，都能瞬间把我拉回这个老家，拉回他身边。

“这次又多做了几罐。”父亲盖紧坛子，满意地说：“你爱吃就多给你两罐。”他指了指我，又指了指空气，那是给我妹妹们留的。五十多岁的我和妹妹们，在他眼里还是那三个为谁碗里辣菜多而拌嘴的小女孩。

辣菜要闷十天左右才能吃，这期间父亲每天都要去转动坛子，让味道更匀。他的背影在晨光里有些佝偻，动作也慢，但那份认真，和三四十年前一模一样。

开坛那天，琥珀色的辣菜丝晶莹透亮，辛香扑鼻却不再呛人。夹一筷送入口中——先是脆，然后是芥末温和地冲，接着是醋酸香，最后回上来一丝甘甜。复杂而有层次，像极了人生，更像极了父爱。“吃面、吃饺子、吃烧肉时碗里放一点儿，开胃还解腻。”父亲老生常谈地说着，给我盛了满满一勺。

如今我五十多岁了，在单位是别人口中的“老赖”，在孩子面前是要拿主意的母亲。可只要回到老家，坐在这个旧餐桌前，面对这碟辣菜，我就瞬间变回了那个可以脆弱、可以撒娇、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女孩……

诗歌港

云的心思(外一首)

吴春明

又是轻描淡写的一天
一笔一捺
都附属于风的走向
可我还是能看出一丝端倪
甚至还能从画面里猜到它的倔强

黑白的词
四分之四的节拍
像手碟敲打的空灵
比箫还要悠扬

它明白黄昏的挽留
也明白黑幕为何如雾如障
甚至
黑比白还要透亮

云谲波诡不是褒义
人云亦云也不是
乌云不是黑锅
难以捉摸的不是云
也不是披着羊皮的狼。

是谁在对天发誓
遇到雷电
就会心慌

很想告诉你

很想告诉你
今天的云很好看
可我一抬头
云被风收买了
只留下一个尾巴的痕迹
更遗憾的是
不是你的方向……

春天的书房

邓兆文

此前，大雪覆盖
被一场春风揭开了封印
现在它大门敞开
燕子一早就在晾衣绳上候着
身影直抵房梁上
那座书山

蜜蜂，蝴蝶穿行花间
时而埋首，时而
蜻蜓点水——
像读书之人，遇到喜欢的句子
才停下

而春天的浩瀚，足够
它们选读

雪画

刘雪飞

一座小亭，碧瓦红柱
两三棵树，枝干清瘦
挺拔的翠竹，青绿的冬青
纷飞的大雪
仿佛，在等待一个人
踏过积雪深厚的小径
走入画中
写几首诗